

You  
belong  
to me

他对他的爱，是盲目也是注定，让她作茧自缚，无法挣脱。  
而他的心，正如那烛火，扑朔迷离，难以捕捉……

# 一念心动， 一生绵延

无处可逃  
著

一场让人无法抗拒的守护与爱恋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 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You  
belong  
to me



一念心动，  
一生绵延

无处可逃  
著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 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念心动, 一生绵延 / 无处可逃著. — 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4.3

ISBN 978-7-5500-0029-2

I. ①一… II. ①无… III. ①言情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18676号

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社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九楼 邮编: 330038

电话 0791-86895108(发行热线) 0791-86894790(编辑热线)

网址 <http://www.bhzwy.com>

E-mail [bhz@bhzwy.com](mailto:bhz@bhzwy.com)

书 名 一念心动, 一生绵延

作 者 无处可逃

出版人 姚雪雪

出品人 李国靖

特约监制 何亚娟

责任编辑 张 越 程 玥

特约策划 狐 辰

特约编辑 狐 辰

封面设计 嫁衣工舍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1/16 650mm × 960mm

印 张 20.5

字 数 314千字

版 次 2014年3月第1版

印 次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 29.80元

ISBN 978-7-5500-0029-2

---

赣版权登字: 05-2014-12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# 目 录

## CONTENTS



|     |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楔 子 | .....         | 001 |
| 第一幕 | 有去无回 .....    | 005 |
| 第二幕 | 魔鬼契约 .....    | 025 |
| 第三幕 | 带着戏走 .....    | 047 |
| 第四幕 | 类似爱情 .....    | 067 |
| 第五幕 | 迷宫 .....      | 091 |
| 第六幕 | 画心 .....      | 121 |
| 第七幕 | 我是谁 .....     | 151 |
| 第八幕 | 只因为你 .....    | 173 |
| 第九幕 | 最熟悉的陌生人 ..... | 223 |
| 第十幕 | 陪我去流浪 .....   | 253 |
| 番外一 | 情爱无智者 .....   | 279 |
| 番外二 | 配角 .....      | 311 |

## 楔子

“你这个人，怎么这样？一点规矩都没有！”

“规矩？规矩在哪里？规矩是给人定的，不是给人守的！”

“你这个人，怎么这样？一点规矩都没有！”

“规矩？规矩在哪里？规矩是给人定的，不是给人守的！”

“你这个人，怎么这样？一点规矩都没有！”

“规矩？规矩在哪里？规矩是给人定的，不是给人守的！”

“你这个人，怎么这样？一点规矩都没有！”

“规矩？规矩在哪里？规矩是给人定的，不是给人守的！”

“你这个人，怎么这样？一点规矩都没有！”

“规矩？规矩在哪里？规矩是给人定的，不是给人守的！”

“你这个人，怎么这样？一点规矩都没有！”

“规矩？规矩在哪里？规矩是给人定的，不是给人守的！”

“你这个人，怎么这样？一点规矩都没有！”

“你这个人，怎么这样？一点规矩都没有！”

“规矩？规矩在哪里？规矩是给人定的，不是给人守的！”

“你这个人，怎么这样？一点规矩都没有！”

“你这个人，怎么这样？一点规矩都没有！”

“规矩？规矩在哪里？规矩是给人定的，不是给人守的！”

“你这个人，怎么这样？一点规矩都没有！”

我能感受到记号笔在脸上静静地划过，有一种粗粝却又温柔的触感。

主刀医生的指尖轻轻在我脸颊上顿了下，声音低沉：“白小姐，麻醉之前，我再问你最后一遍——你真的要这么做吗？”

我闭着眼睛，回想起前天跌跌撞撞闯进这间著名的整容医院时的情景。

“医生，我的脸能动哪里？”

“一般人都会明确地告诉我，自己不满意的地方是哪里，我们可以想办法再改进。”

我想了想，说：“下巴和眼睛。”

医生仔细端详我，笑着问：“白小姐，你想怎么调整呢？”

我勾起唇角，无所谓地说：“磨骨？注射？开眼角……怎么样都行。”

医生看着我，像是看着一个疯子，婉转地说：“姑娘，你知不知道，很多人来我这里，都是指名要做某个明星的下巴或者眼睛。”

我隐约知道他想说什么，咬了咬唇，瞥见镜子里的自己，脸色苍白得像是游魂。

“……秦眸是被指定最多的模板，事实上，她的下颌和眼睛都符合黄金比例。”医生扶了扶眼镜，“白小姐，你的下巴和眼睛，几乎同她如出一辙，相当完美了。”

“不，我不想像她。”我不自觉地提高了声音，“医生，我不想要这样的下巴和眼睛。”

于是我躺在了这里，静静地，等着有人拿手术刀划开我的皮肤，磨掉一部分骨头，将眼角开深。

我不在乎那样会不会不自然，我也不在乎那样会不会更漂亮，我只是想要——不像她。

“好了，马上要给你麻醉。”医生笑着说。有人拿一大块儿棉布似的東西蒙住了我的口鼻，不过片刻，我就有些昏昏欲睡。

真好……

身体放松下来的那个瞬间，砰的一声巨响传来——

我用尽全身仅剩的力气，侧日向那个方向望过去，一道人影正疾步向我走来。

一只无形的手蓦然间攥住了我的心脏，我忽然觉得难以呼吸。

“先生，这里是手术室……不能随便进来……”

似乎有人在阻止他……我昏昏沉沉地想，快让他出去！

“白晞，想做整容？”那个男人俯下身，用力抓住了我的下颌，尽管我的意识开始有些模糊不清，可还是能感受到那股巨大的力道。

我被迫望着他冰冷的视线，他的怒意显然已经触到了爆发的极限，可即便这样，他的眼神依旧冷静得如同一潭古水。

恐惧，后悔，不甘……我不知道该怎么控制这些情绪，只能让眼泪毫无顾忌地落下来，淌满脸颊。

“你知道我最看重的就是你这张脸吧？”他忽然靠得更紧，鼻尖几乎贴住我的鼻尖，语气淡淡，“想毁了它？”

我的呼吸变得急促。

“白晞，你信不信？！你再怎么糟践这张脸，我也有本事让它变回原样。”他用只有我能听得到的声音说，“想多吃苦头？你可以试试。”

他甩开我的脸，再不多说一个字，转身离开。

医生在一旁无奈地看着，苦笑，“白小姐……”

有人关了手术室的灯，那种漆黑如同一座巨大的山压下来，我想我真的快死了，我透不过气来，我想吐。

“白小姐？白晞？”我隐约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。

我想他是要问我做不做手术了……我放弃，我不做了。

沈钦隽已经发现了，我知道他不是在想吓我……哪怕我把自己的脸全毁

了，他也会一刀刀一针针地帮我补回来。

我放弃。

最后一丝意识消失的那一刻，我忽然想，要是一切可以重来，该有多好。

我要放弃那些荒唐的迷恋和感情。

而我此刻，咎由自取。

## 第一幕 有去无回



每个人生来都是孤独的。

你害怕孤独吗？

不，你别怕——

你只是还没找到与它相处的方法。

第一次见到沈钦隽的时候，我还是麦臻东的摄影助理。

摄影助理这份工作琐碎又卑微。哪怕我是在大名鼎鼎的时尚杂志《V》的拍片现场，实际上每天做的还是端茶送水的工作，稍有差错，便会被骂得狗血淋头。

业内都叫麦臻东“麦大腕”，当然主要是因为他是如今圈内首屈一指的时尚摄影师；另一个原因就是在他的镜头下，任何明星，甭管摆多大的谱，都得乖乖听话——只是为了把自己这副皮相卖得更好一些。

麦臻东年纪不大，也就三十来岁，天生生得一张极硬朗、棱角分明的脸，头发又短又硬，像钢丝似的。他不苟言笑，对摄影的要求极高，场景、服装、化妆稍有不对，甚至明星、模特的表情或情绪不到位，现场就能看到他沉下的脸，连带方圆一里以内气压降低。为了伺候好他，我真的是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。

那天《V》杂志要为明星秦眸拍一组大片。秦眸是如今炙手可热的女星，种种传奇不一而足：大二的时候就被圈里某小众导演挖掘，拍了低成本的青春疼痛电影，却意外地卖座——几百万的投入换来近两亿的票房，皆靠口碑相传，而后自然一炮而红。难得她并不以明星自居，照常上课、考试，拿国家级奖学金，人气一路飙升至大学毕业，年年能在四大时尚杂志的封面拿满贯。人是一种很奇怪的生物，当一个人比自己好太多的时候，就连一丝嫉妒都不会有，剩下的只是羡慕与仰望了。对这样聪慧美丽却又洁身自好的女孩子，八卦杂志也挖不出猛料来，即便在娱乐圈也少有恶意的诋毁。

算起来，我和她还算是校友。秦眸大我两届，我入校时，她就已经是风云人物。毕竟在这所以学风严谨闻名的著名学府里，能出这样一位口碑良好的明星，实在是件轰动的事。

和往常一样，我早早地就赶到了拍摄地。

独幢别墅，而且是带着大片起伏草坪、葱郁丛林景致的居所，在现在真的算得上稀罕了。我像是乡下人一样打量着周围的一切。露台、起居室、书房、书桌台，色调皆是乳白的，可见此处的主人喜欢清爽的风格；窗外大片大片的绿色草坪，修剪整齐，风景开阔，令人想起《傲慢与偏见》中达西先生的彭伯里庄园。我拿着测光表，在几个打算取景的地方查看 ISO 数值，顺口问服装编辑：“租金一定不便宜吧？”

服装编辑嗤笑了一声：“哪儿呀！场地是秦眸指定的。你瞧瞧，这么好的风景，我们去哪儿租？再说了，人家这么有钱，谁在乎咱们给的租金？”

“快快快！秦眸化完妆了，马上下来。”工作人员吼了一声。

现场一片忙乱。

好不容易等秦眸站好位，我却又一次放错了柔光灯位置，整个片场都能听到麦臻东的怒吼。

“谁让你放那里的？不会做就滚出去！”

杂志的副编辑上来劝了几句，麦臻东冷冷看着我：“让她出去！麻烦你们下次给我配个聪明点儿的助理！”

我很懊恼，走得远远的，这不是第一次了——之前有一次不但被麦臻东骂了，还被赶出了摄影棚。我又不敢走，抱着肩膀坐在地上，偷看里边的情况。收工后，我还在纠结要不要进去帮忙。没想到麦臻东走出来，若无其事的样子，还扔了支烟给我：“抽烟？”

我摇了摇头。

他上下打量我，眼神温和了一些：“也是，刚毕业，跟个孩子一样。”

“进来吧。”他抽完一根，精神好了许多，“进这一行不容易——迟早你得学会抽烟。”

如今算是被骂得习惯了，我一个人站在门口，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烟点上，深深吸了一口。

辛辣又清苦的味道，一下就把那些倦意和屈辱赶跑了。我弯下腰，呛得眼泪都流了下来。

视线的尽头出现了一双黑色的鞋以及深灰色条纹的西裤。

我抬起头，看到一个男人——我猜他是从哪个商务场合刚刚赶来的。着装异常正式，只是扯掉了领带，双手插在口袋里，神色虽很放松，姿态却很挺拔。

我用一种小心翼翼的眼神打量他，目光扫过他的五官，他的眼睛并不算大，却极明亮；颧骨略高，眉毛生得极好，不过分纤细，很自然的一笔，微微带出男人的刚硬坚毅之感。

真是我喜欢的类型——如果有一天，我能给他这样的人拍一套硬照就好了。这样失态地盯了他许久，直到他的五官越来越明晰，我才发现他已经走到我面前。

我忙让开来，手中的烟不知怎么的一蹭，烫在左手手背上。

哧的一声，几乎能闻到皮肉烧焦的味道。

可我竟连痛觉都没有感受到，只是看着他的背影。

秦眸的经纪人李欣算是娱乐圈响当当的人物，见了他竟也笑容满面地迎上来。

我看见他温和却疏离地笑笑，摆了摆手，示意别打扰拍摄，然后静静地站着，看着贵妃椅上的秦眸，目光沉静。

我低头看着手上那块儿算是新鲜的伤口，也怔怔地听见自己心跳的声音。

一个陌生人留给我的印记，丑陋，却让人难忘。

窗外光线消失，仿佛有人拉伸百叶窗一样，夜幕缓缓落下来。

那个男人一直在看秦眸拍摄，虽低调，却风韵难掩。

而我一直在小心地偷窥，直到恍惚间听到麦大腕喊我收拾器材。

原来摄影结束了。

麦大腕一边拾掇他的宝贝镜头，一边开玩笑：“怎么？骂了你几句就玩消失？”

我低声咕哝：“没有。”

他伸手拍拍我脑袋：“下次机灵点儿。”

麦大腕这点好，骂了人很快就忘了，绝不记仇。尤其是这一次，拍得效果很不错，他的心情便更加不错。工作人员三下五除二清理完道具，现场又

布置成了文字访谈。我看到文字总监坐下，微笑着说：“秦小姐，你好。”

秦眸微笑致意。

“你的时间宝贵，先聊聊接下去的打算吧。”

“我刚刚毕业，已经申请到一所理想的大学，会出国一段时间。”秦眸云淡风轻地说，目光仿佛不经意地掠过不远处，“我也想借着贵杂志的访谈，正式宣布暂别影视圈。”

没人想到她会忽然宣布这样的决定。极宽敞的大厅里足足有三秒钟鸦雀无声。

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下意识地侧头，看见那个男人紧绷的表情、抿紧如同刀锋的唇角，以及锁住的眉头。

我的心脏瞬间停跳一拍。

那是震惊吧？

我能看得出来的。

这个场面没来由地让我觉得不舒服，我提了两箱镜头往屋外走，走过他身边的时候，忽然被脚下纵横的电线绊到了。

身子摔下去的那个瞬间，我的大脑里一片空白：完了！真完了！麦大腕的宝贝镜头，哪怕有一丝丝的损坏，他都绝不会饶了我！

好在一双手及时把我拦下，我惊魂未定，说“谢谢”的时候还在发抖。

他却低头看着我，有些厌恶地一皱眉便撇开了眼神，冷淡地说：“不客气。”

我想起有次麦臻东笑话我说，那天你蹲在地上，活脱脱一个小瘪三儿。

以前我从未发现，可是今天，面对着这个年轻男人，他眼神中的厌弃这样明显，我忽然闻到自己身上浓浓的烟味，看到脚上蹬的那双发黑的帆布鞋；再回头看看风仪无可挑剔的秦眸，醍醐灌顶：原来人和人之间，差距可以这样大；而我，活得这样粗糙。

在回公司的商务车上，我把脑袋搁在了商务车的车窗玻璃上，车子微微的震动仿佛是电流，嗖嗖地在神经末梢流窜。最后，秦眸的那张照片反复在我脑海里定格：黑白画片里的女人半罩着面纱，眼神却那样的清晰，如刀如风，刹那间就能割进一个人的心里。这样的女人，会是所有人的宠儿。

你呢？白晞，你要做什么样的女人？

我问自己。

心底那个声音说，我只想做个……不孤独的人。

后座两个编辑在轻声说话，我听到几句断续的惊叹声：“真是他？”

“难怪要退出了……”

心下微微一动，我往后靠了靠。

“是他，荣威的沈钦隽，据说在一起两年多了。我朋友是娱记，跟了很久才拍到的。本来以为能拿个大头条，第二天的报纸都排版了，又被撤了下来，说是对秦眸的形象不好。”

“不是吧？那今天怎么这么高调？”

“你以为这座房子是谁的？咱们光从铁门开到里边都花了那么久，安保又森严，谁能知道？”

“我、我要去天涯发个帖爆料。”

“切，报纸都压下来了，网上爆料，不出三分钟准给你删了。”

我像是打了鸡血一样清醒了，顺便记住了那个名字：沈钦隽。

筋疲力尽地回到家里，我打开冰箱，拿了罐啤酒出来，灌了一大口下去，顺便打开QQ，浏览一圈，发现大学时的同学签名大多是在哀号加班辛苦的。

我看看指向凌晨三点的挂钟，忍不住苦笑。

荣威急招财务会计，可自荐或他荐。

我忽然看到某条签名，心底微微一惊，荣威这个名字怎么这么熟悉？

凌晨的大脑已经不好使了，我从一团糨糊般的脑细胞中勉强捏出了一条细细的线索……是的，沈钦隽，接手家族企业荣威的那个沈钦隽。

我低下头，发丝拂在脸颊上，看见左手上那块儿丑陋的伤疤。

半天不到的时间，已经结了薄薄一层痂，下边隐藏着还没长好的新鲜嫩肉。

我又想起了沈钦隽，他的眉眼五官说不上多完美，却真真切切的，是我喜欢的类型。

人这一生，找到一个喜欢的对象可不容易。

我不求拥有，但是能多看几眼，总是好事。

好比我迷恋按下快门那一瞬间的感觉，于是毕业之后拒绝了好几张Offer，执意去做摄影助理，可我从奢望自己能像麦大腕一样呼风唤雨，我

只是喜欢瞬间永恒的感觉。

我决定了，我想多看他几眼。

我知道这丝迷恋来得莫名其妙。

可我不管。

我点开猎头师兄的头像，敲上一行字：师兄，我是白晞，我想投简历给荣威。

想不到第二天就有了回音。

大学时长我两届却和我同在摄影社的师兄袁若军打电话给我，劈头就问：“你是认真的不？”

“我认真的啊。”我解释说，“师兄你知道我成绩不错的，当时毕业昏了头，非要去干摄影，现在尝到苦头了，我想改邪归正。”

师兄沉思了一下，慢慢地说：“连你都碰了南墙，打算回头了。世界上最后一个浪漫主义诗人倒下了。”

听起来倒有几分感叹的意味，仿佛是伤感。

可没有人知道，我放弃这份热爱的工作，只是为了追求另一份……更加不切实际的浪漫。

我默默地“嗯”了一声。

他笑道：“行，师兄知道了。你好好准备面试，以你的实力，没问题的。”

片场、杂志社两边跑的时候，我对自己穿什么从不在乎，舒服就行。鸭舌帽、格子衬衫、破烂牛仔裤。现在，我要把这些随性全部扔掉，换上沉闷严谨的套装，坐在面试官前，努力让自己的表现得体一些。

没想到我的学历、成绩让对方十分满意。面试官只有最后一个问题：“白小姐，我还记得你……”

我一惊，微微蹙眉，看对座那个女人。

隐约记起来，那是在毕业前的招聘季，在等《V》的回音的时候，我也四处投了不少简历，其中包括荣威的校招。

说起来，那场校招是我经历过的最火爆的招聘。

主办方租用了我们学校的礼堂，然而从兄弟院校、周围城市赶来的毕业生还是将偌大的场地挤得水泄不通。荣威素来秉承着“务实、高效”的原则，

短短数天内安排了五轮笔试、面试。据说从网络和现场共收到数万封简历，而进入最后一轮的，一共四十四人。

我投的是财务岗，坐在一堆神情紧张却又十分倨傲以显示自己“与众不同”的竞争者间，微微有些愣神儿。

我被安排在第一组，Teamwork 完毕，我做了 Presentation，然后一直坐在下边，拿着手机和一堆资料发呆。

轮到下一组的时候，我起身离开房间，其中一个面试官对我笑了笑，“白晞，你的项目构架很完整，我很欣赏。”

我停步，“谢谢。”

“欢迎你加入荣威。”她对我伸出手。

我有些惊讶，从没听说过荣威有给口头 Offer 的，运气这么好，偏偏我就收到了？

可惜，即便如此厚爱，我也只能拒绝。

因为就在刚才，我收到了《V》的录用短信。

至今，我还记得自己回绝 HR 的时候，对方惊诧的语气，“白晞，你应该知道荣威在去年的应届生对雇主的满意度调查中排名第一吧？”

“我……有耳闻。”

“那么拒绝的理由是？”

“实在抱歉，我找到了更感兴趣的工作。”

现在，报应来了。

依然是那位曾经十分赏识我的 HR，此刻她正低头翻着我的简历，怀疑地问：“当时你说找到了更感兴趣的工作……是去了这个小公司？”

我的确胡编乱造了一个公司，简历上写着我在那里的财务处工作半年……这让我有些心虚，半低了头，“嗯”了一声。

她的目光敏锐而清晰，淡淡地说：“抱歉，白小姐。尽管我们都对你的专业素质十分满意，但是荣威不录用不诚实的员工。”

“哪有不诚实啊？”我走进电梯，心底有些愤愤不平，这年头，谁的简历不掺些水分？

我伸手去摁下关键，眼看着冰冷坚硬的铁门缓缓合上，眼角余光却掠

到远处一个身影。

我条件反射地伸出一只胳膊，硬生生地卡在两扇门之间。

胳膊肘剧痛，我却顾不上别的，只是傻傻地站在原地，看着那个人的背影。他身边跟着人，或许是边走边说话的缘故，走路的速度不快，只叫人觉得气定神闲。

这个世界上有一见钟情吗？或者叫，前世有缘？

以前我从来不信。

可是现在，我的脑子不受控制一般勾勒着这个男人的脸部线条，以及那双算不上大却狭长深邃的眼睛。我甚至头脑发热地放弃了摄影助理的工作，跑来这里面试。

这算不算魔怔？

我怔怔地看着那个身影最后消失在视线中，仿佛最后一口气呼了出去，整个人变得沮丧起来，我到底还是和荣威擦肩而过。和沈钦隼，更是遥不可及。

“白晞！你居然旷工？”麦臻东在片场抽着烟，冷冷地看着我。

我缩了缩肩膀，一声不吭。

“穿成这副鬼样子，干什么去了？”他见我不说话，更加生气。

“算了算了。”他见我垂头丧气的，大约是没了骂人的兴致，挥挥手说，“一会儿来几个新模特，你去试试手。”

我猛地抬起头，“我？”

他眼角眉梢都是不屑，“看看你这段时间学得怎么样。不过说真的，我没抱多大希望。”

我拼命点头，“我会努力拍的。”

“瞧你这熊样，以后别说我是你师父。”他撇撇嘴角。

我激动得都快哭了。

能在麦臻东手下拍片，还光明正大地拜了师父，这是什么概念？这就是说，哪怕我此刻不干了，给二三流的杂志供稿资历也都绰绰有余了。

虽然今天和荣威失之交臂，不过，在这里倒是收之桑榆。

趁着还有时间，我赶紧调试机器和现场光亮，正打算要加几块儿柔光板，手机响起来。